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一年

## 第一二七四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五日

纽约

---

###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274/Rev. 1).....	1
向离任主席表示感谢并欢迎乌拉圭的代表.....	1
通过议程.....	4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的报告(S/7191).....	4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二百七十四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M.H.法拉先生**（约旦）。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法国、日本、约旦、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 临时议程(S/Agenda/1274/Rev.1)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的报告(S/7191)。

## 向离任主席表示感谢并欢迎 乌拉圭的代表

1. **主席**：我感到，在我一开始担任三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时候，向我的好朋友和同事松井明先生表示特别的敬意乃是我愉快的责任。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松井大使曾在安全理事会历史上处于特别困难的时期担任安理会的主席。安理会极少遇到象上月份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严重而复杂的问题。松井大使在此困难时期引导我们进行讨论的方法雄辩地证实了他的才能、足智多谋和智慧。我感到肯定的是，我在本月份任职期间将从我的前任的经验中获益非浅；为此，我向他表示感谢。

2. **松井先生**（日本）：主席先生，我深切地感谢你对我所说的十分客气的话；为此，我向你表示最热忱的谢意。我也谨向你和所有我的安理会同事在我上

月担任主席职务期间慷慨地对我表示的始终不渝的友情、善意和体谅表示诚挚的感谢。

3. 我深信，在你的智慧的指引下，并在你的榜样的鼓舞下，安理会一定会在它争取和平的这一艰巨但又十分重要的工作中稳健地、忠实地向前迈进。你为你的国家效劳的长期的、卓越的经历，其中大部分时间是花费在与联合国各种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工作上，使你具备了最完美的条件来卓有成效地履行你的职责。在你担任主席职务之际，请接受我由衷的祝贺。

4. **主席**：我也愿意借此机会代表安全理事会的所有代表欢迎新任命的乌拉圭代表P.P.贝罗先生参加安理会。贝罗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律师；他在他的国家的内阁中担任过内务部长。在欢迎贝罗先生就任他在安全理事会的职位的时候，我愿意向他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他肯定会得到我们大家的友好合作。

5. **贝罗先生**（乌拉圭）：我感谢你，主席先生，所提供的合作和我所作的慷慨的讲话，但是我感到这些讲话对我来说是受之有愧的。

6. 有这样一个故事：希腊诗人梅南德尔看到他的死敌登上权力的顶峰时，向他提出了下述问题：“老实告诉我，菲莱蒙，当你被人民给你加冕的时候，你难道不感到有点儿羞愧吗？”当我同你们大家一起来到这里就任安全理事会代表的时候，我想起了这段轶事。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在接受这个极大的荣誉时不禁产生了一种惶恐之感。虽然我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我感到极其自豪的是，我代表着一个信奉法律的、对民主有着自然倾向的、对民众的事业和人类的团结具有高度责任感的、热诚地致力于维护不干涉和各国人民自决原则的、对解决国际争端的仲裁——这是作为一种宪法原则而加以确认的——抱有传统信念的以及始终不渝地热爱和平的国家；上述这些突出的条件

为我的国家参加这个讨论世界命运的机构提供了充分的资格。

7. 我的行为将遵循公认的法律准则，但在这样做的时候，要适当尊重政治现实。我将通过联合国内外的一切和解手段，如果这些手段行之无效的话，则将通过司法仲裁的程序，来坚定不移地支持和平的事业。

8. 我将尊重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并反对一切有损于它们主权的任何干涉。我将不加限制地并毫不延迟地支持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我将尊重各国际机构在处理属于其职能范围内的事务中所享有的权限。我将对危及世界和平的任何争端保持高度警惕，因而我将十分小心决不插手搅乱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尽管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仍可能并存于对个人的自由、对人人享有表达思想、信仰宗教、不挨饿地从事工作并在没有恐惧中生活的权利表示尊重的这样一个环境里。

9. 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占用你们几分钟的时间来讲几句概括性的话，这些话也许对塞浦路斯、越南、多米尼加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安全理事会应该设法解决的，或者即使不是由安全理事会来解决但也应该提请它注意的问题，都是同样适用的。

10. 我来到这里不抱有任何偏见和先入之见，不带有任​​何种族上的或地理上的歧视，不对高贵权势、资本主义势力或科技奇迹表示任何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屈从。我来到这里对大国没有任何畏惧或猜疑，对小国也不表示怜悯或蔑视。我感到平静而放心，因为各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是联合国真正精髓之所在。也许二十年前在旧金山制定的实在国际法中——尽管有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所加的限制——没有任何条款可以比所有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是富国还是穷国，一律平等这一原则对世界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只有这样，一个能经受时间考验的司法组织才得以成立。只有这样，才能在这样一个组织中听到所有不同国家的呼声，而不致于让那些拥有更大物质财富的国家的声音压倒那些由于它们事业的公正性或正义性而具有更伟大力量的国家的声音。

11. 当然，我有我自己的信念，我也认识到我只有在尊重其他人的信念的情况下才能坚持我的信念，

尽管我对其他人的信念并不表示赞同，甚或认为它们是错误的。最后，我将提防由于多年来一直从事律师事务而可能犯的一种职业性的错误，即常常倾向于把人类的冲突简化成一种玩弄死板法律公式的简单游戏，而完全忽视搅乱和动摇我们理性的、触目惊心的人间现实，一种在疯狂地追求看来似乎是更为渺茫的、更不可能实现的一种信仰时，毁灭古老的真理和信念以使用新的概念取而代之的行为。

12. 两次大战以及世界各地连续不断的武装冲突使人类处于惶恐不安和多疑善感之中。只存下一线光明，而它就在这里。这个星球上的居住者渴望在和平中生活。这样他们才能够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但是当他们对战争还是把握不定的时候，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战胜疾病和饥饿。大会在聆听和欢呼教皇保罗六世的富有启发性的讲话<sup>1</sup>之后产生了一种新的希望。全世界的目光都转向这座大厦。事实是，不同种族的、不同政治思想的、不同哲学派别的、不同地理区域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来到了这里——至少根据联合国宪章在理论上是如此。但是尽管有这些人在，抑或是由于他们的过错——现在追究责任是毫无意义的——联合国几乎已变成一个没有野兽的现代化的罗马竞技场，在那里人们致力于表现他们根深蒂固的、不可克服的分裂，从而违反了组织的基本原则，这个组织在一九四五年成立时，正如其创始者所期望的，旨在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和平中心，人类一体化的最高表率，在那里将去异存同，各自的道理和权利将服从世界各国人民所均享的共同道理和权利。

13. 我们也许能够在这里纽约避免重蹈日内瓦空想的覆辙。教皇保罗六世一九六五年十月的鼓舞人心的讲话，在这里受到雷鸣般的欢迎，这无异是对他的呼吁表示赞同，人类因此而对联合国寄托了新的信念。但是，妨碍通向谅解和和解的道路而使人类的希望遭到破灭，对这种信念将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14. 因此，一项重任落在我们大家作为各国人民代表的身上，各国人民逾越了他们各自的国界寄希望于我们，他们相信，只有安全理事会才有权实行持久的、富有成果的、基于平等和正义的和平。事实上，这就

<sup>1</sup>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全体会议，第一三〇七次会议。

是我们聚集在这张会议桌旁的目的。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应用法律，我们必须现实地、人道地并尽可能地遵循亚里士多德关于平等的概念行事；与法律的教条主义相反，亚里士多德把这一概念比作是古典的“建筑规则”，善于使其本身适应以各种复杂的、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生活之变化。

15. 缺乏灵活性的教条主义对经常危及世界和平的特殊情况，不能预见事故，突然变化的态度以及无法控制的利己势力是不适用的，而危及世界和平的理由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有时却隐藏着长远的打算。因此，墨守法律上的原则性和政治上的灵活性必须得到有效的兼顾，否则学究式的咬文嚼字将占上风，而最终将招致和平共处制度的毁灭，而为这种和平共处制度效劳并使之不受侵犯乃是我们大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16. 为此，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而这种原则必须加以维护，如果要使和平不仅仅意味着两个敌对势力所造成的一种恐惧状态，或是它们之间所必须加以保持的一种均衡状态的话——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开拓和探索一切通往谅解、理智、善意和协商的途径，从而使我们可以不受任何物质利益的约束，而在至上的兄弟友情的驱使下，凌驾于大国棋戏之上，并毫不含糊地表明，正如丘吉尔可能说过的那样，和平必须通过我们对正义的信赖来维护，而不是通过互相毁灭和互相残杀所造成的恐怖来维护。不久前，另一位英国前首相在肯定这一见解时声称：我们是通过恐怖的均衡来维持和平的，因为这就是生活的现实，但是我们必须努力通过理智的准则来维持和平，因为生活理该如此。

17. 视舆论趋向而定的来自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批评说，严格的法律准则在联合国的一些决定中并不总是都能得到贯彻的。也曾有这样的说法：政治因素和一些国家的政府为了其本身利益之所在使一些争端在联合国被搁置起来，或是按照上述因素和利益的考虑加以回避或解决，而另一方面，作为宪章于一九四五年制订的国际体制的基础的那些原则和规则却被遗忘了。

18. 在上述往往是不真诚的批评中，最普遍的

错误在于把国际组织同国内的司法体制等同起来，国内司法体制的职能仅限于国内法的严格应用，而不考虑当所要解决的冲突危及世界和平并影响或可能影响人类生存本身时，所必须加以正确地认识和斟酌的其他因素。

19. 我们知道，国际法是一种处于发展中的法律规则，它是依靠难于对付的、有时不能按照不变的教条、抽象的原则或学究式的论证而加以处理的政治现实而生存的。

20. 我们也不能忘记，又如克鲁伊特所说的，当立法者致力于研究他们的法典的时候，社会却在继续运转，经历着毁灭和变化，并在一瞬间产生着新的需要、新的忧虑和新的生活方式。这样就出现了希望和幻想，它们将成为未来的信条。然后，随着时间的消逝，它们又将化为泡影，而让位给会遭到同样命运的其他理想和情感。这是发展的规律：破为了立；它夺去我们的生命是为了给我们以新的生命。

21. 这种社会学的、现实主义的概念——它也可适用于法律，因为法律犹如其他知识规则一样，是人类共处的一种表示——当然并不意味着，好象我们要以政治现实的名义发给国际法一种特许证，授权它去做或不做法律与道德原则在任何相互关系中加以禁止和谴责的一切事情。

22. 当然，象那位比利时的法学家一样，我们认为必须承认，国际关系可以受到不能从法律上得到解释的政治事实和因素的影响。在国际公法的范畴内拒绝给予政治或经济现实以一种它们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即意味着我们出席此大厅不再是必要的了。

23. 海牙国际法院的前任法官菲舍尔警告我们说：

“要把国际法变成一个绝对的自治体制的愿望，以及怕它由于接触政治因素而受到感染的担心，大大地造成了对抽象推理的过分信赖而有损于观察之精神。”

这位卢万大学的教授聪明地指出：

“我们坚持观察事实，特别是观察各国政府的政治行动，并不是反对法律的规范性，而是有

助于使它建立在更为牢固的基础上。无视促使法律之形成、转变或消失的政治和社会因素是荒谬的，但企图把法律的规则建立在这一简单论证的基础上也是无益的。”

他在确认“对理智因素的过度信赖使法律脱离其社会作用”这一论点之后，得出下述结论：

“国际法脱离国际关系中处处充满着的政治现实，是不能发挥其力量的；国际法要发挥其力量，必须充分注意到政治现实所占有的地位，并逐步使人们去考虑一种能使国际法重新为人类价值服务的功能性政治概念。”<sup>2</sup>

24. 然而，没有一个拘泥于教条和最严格的原则的法学家能够忽视这一事实：国际法从其实质的表现来看，远远没有享有那样一种权力和自治，即这种权力和自治在诸如民法、商法和刑法的法典这样发展比较完善的规则中，甚至在国内公共法中，允许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充分运用理智的和意识形态的手段。

25. 因此，我们必须担心的不是政治现实对法律的影响，而是可能出现的歧视，如果我们在某些事件中遵循法律的条文办事，而在另一些事件中却屈从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26. 难道我们能够一方面主张维护国际法的原则，诸如各国人民不干涉和自由决定的原则，并在一些具体事件中加以应用，而另一方面却长期以来允许另一些最严重违反上述原则本身的事件不断发生？难道可以接受这样的做法，即对某些政治事实的观察使用高倍的司法显微镜，而对另一些类似的事件却用望远镜默不作声地、故作镇静地加以观望？安理会的威信，也许还有世界和平，将取决于我们通过我们的行为给这些问题以正确的回答。

27. 我愿意以宣告我对作为国际关系指导原则的法律所抱有的深切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来结束我的讲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意识到大国根据宪章所处的特殊地位。与此相反，我希望人们把我的话解释成是对它们的热切呼吁，要求它们为保证和维护和

<sup>2</sup>查理·德·菲舍尔：《国际公法的理论与实际》，巴黎佩同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第二版，序言。

平作出决定性的团结；这不仅仅是为了和平的内在利益，而且也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原则，如果没有这种原则，那么物质力量本身是毫无用处的，这已为古代和近代历史所一再证实了的。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 秘书长的报告(S/7191)

28. **主席：**我希望借此机会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司令K.S.蒂迈雅将军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蒂迈雅将军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和才智的人。他为联合国作了卓越的、忠诚的服务。他的逝世不仅对他的祖国印度，而且对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和平努力是一个严重的损失。我相信，安全理事会的所有代表将同我一起为失去这位杰出人物而感到悲痛。

29. 本主席已分别收到了塞浦路斯代表(S/7203)、土耳其代表(S/7202)和希腊代表(S/7200)的信，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在没有表决权的情况下参加刚才被列入安理会议程的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异议，我建议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的代表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Z.罗西泽斯先生(塞浦路斯)、O.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和A.S.利亚蒂斯先生(希腊)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30. **主席：**我首先要提请安理会各代表注意由阿根廷、日本、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乌干达和乌拉圭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S/7205)。由于该决议草案在过去几天中在安理会各代表之间已进行了广泛的协商，因此在我看来，安理会的适当做法是：该决议草案经由其提案国之一正式提出后就立即付诸表决。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在表决之后可以发表其他的

意见。如果安理会各代表同意的话，我们将按照此程序进行。

31.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希望提请安理会注意下列事实，即该决议草案是在几分钟之前才提出和分发的。同其他文件、特别是一个严肃的文件一样，它需要给予注意和研究。就此而言，我们愿意回顾一下安全理事会既定的传统，即应给予代表们以必需的时间对一项决议草案进行研究；在这之后，安全理事会才能进入到程序的下一阶段，其中包括投票表决。鉴于此种情况，我们认为，安理会的适当做法是遵照其既定的次序和传统，给各代表以研究该决议草案的机会，允许它们至少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来作此研究。

32. **主席**：有一位代表希望根据惯例有更多的时间对这一决议草案进行研究。我现在没有接到提议休会的正式要求，因此我认为没有人反对听取尼日利亚代表介绍该决议草案。现在请他发言。

33. **阿狄博先生**(尼日利亚)：我现在碰到了一些困难，因为我过去的理解是：尼日利亚和其他提案国向安理会提出的这一决议草案已得到安理会全体代表的支持。苏联代表的发言表明，目前对这一问题尚存在一些疑问。在我看来，主席先生，如果你能给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几分钟的时间来商讨和决定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是否可以立即将此草案提交给安理会这一问题，那将是有益的。因此，如果我的同事们——特别是共同发起该决议草案的同事们——不反对的话，我提议休会几分钟，俾使我们可以进行商讨。

34. **主席**：现在有人正式要求休会。如果没有异议，我宣布休会十五分钟。

会议于下午四时四十五分休会，下午五时复会。

35. **阿狄博先生**(尼日利亚)：我要说的是，在刚才短短的休会期间，我们已能就一项折衷的办法达成协议，从而使我现在就可以将此草案提交给安理会；对此，本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表示衷心的感谢。

36. 该决议草案是在前几天所进行的协商的结果。在此协商过程中，我们从各方面得到了能经常使

安全理事会达到其目的的那种协力、合作和谅解；如果没有这种协力、合作和谅解，那么安理会不论其成员如何杰出有为，也是不可能取得其最大效果的。

37. 正如安理会的代表们所周知的，该决议草案是以秘书长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的报告[S/7191]为其基础的。它打算达到两个主要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向秘书长提供一个机会，使他能继续从事他曾为谋求这一微妙问题的解决而以他一贯的献身精神、坚定的意志和熟练的手腕所进行的这一极其有益的工作。正如我们众所周知的，解决上述问题的工具是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秘书长认为，为达到此目的这是必需的，而塞浦路斯政府也同样认为，这在目前这个时候是必需的。这就是该决议草案的第一个目的。

38. 第二个目的是避免在这一决议草案中提到能引起纷争的、有损于塞浦路斯问题之解决的任何东西。我们——这些向安理会提出该决议草案的人——相信该决议草案已达到这一目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决议草案从下述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草案，即如果可能的话，这个决议草案并不是安理会的任何代表所愿意见到的。例如，它并不体现安理会各位非洲代表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全部观点。我想，它也并不体现安理会其他理事国的全部观点。但是，它所体现的东西是我们认为在目前这一时刻最有助于秘书长继续执行其极为重要的和微妙的任务的。

39.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才把此决议草案提交给安理会；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对这决议草案表示赞同。

40. 这些就是我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此项决议草案时想说的几句话。我是否可以建议我们现在停止讨论此决议草案直到明天早晨，那时如果我们的同事们一致同意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你主席先生早些时候所提出的下一程序。

41. **主席**：已提出一项休会的要求。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现在宣布休会到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五时十分散会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ا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